

人口流动背景下民族村寨养老转型研究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反排村为例

罗茹蓝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8日

摘要

人口流动与人口老龄化双重叠加, 给西南民族村寨传统养老体系带来严峻挑战。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反排苗寨为研究对象, 运用民族学、社会学相关理论, 分析人口流动背景下反排村传统养老模式的瓦解困境, 挖掘苗族文化的本土优势, 探索适配的养老转型路径。研究表明, 青壮年外流导致家庭养老缺位、宗族互助弱化及服务适配不足, 加剧养老难题, 依托苗族孝文化、宗族社群等本土资源构建“文化赋能 + 多元协同”养老体系, 是民族村寨养老转型的核心路径, 可为西南纯民族聚居村寨及民族文化与现代养老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口流动, 民族村寨, 养老转型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derly Care in Ethnic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Fanpai Village, Taijiang County,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Rulan Luo

School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7,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Abstract

The double superposi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population aging has brought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ystem in ethnic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Taking Fanpai Miao Village, Taijiang County,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relevant theories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to analyze the collapse dilemma of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model in Fanpai Vill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explore the local advantages of Miao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suitabl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elderly ca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utflow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family elderly care, the weakening of clan mutual assistance and the insufficient service adaptation, which exacerbates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s. Constructing a “culture-empowered +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elderly care system relying on local resources such as Miao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clan communities is the core pat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derly care in ethnic village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ure ethnic settlement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with modern elderly care.

Keywords

Population Mobility, Ethnic Villages, Elderly Care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特征，西南民族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青壮年外流尤为显著，导致民族村寨人口结构呈现“老年化、留守化”特征，传统养老模式逐渐瓦解，养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要求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民族村寨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养老转型既面临着与普通乡村相同的共性问题，又因民族文化、社群结构的独特性，需要探索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路径。

黔东南州作为苗族侗族聚居区，人口外流与养老压力突出。台江县反排村作为苗族文化原生性保存完好的纯苗族聚居村寨，其木鼓舞与孝文化等标识尤为突出。但在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下，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致使以家庭为核心、宗族为补充的传统养老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亟需转型。

近年来，黔东南州积极探索民族地区居家社区养老新路径，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互助养老等实践，为反排村养老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与区域经验。但如何将民族文化融入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养老转型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2. 研究意义

现有农村养老研究多聚焦普通乡村，缺乏纯苗族村寨的深度实证研究。本文从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双维度分析反排村养老转型，丰富乡村养老研究的民族样本，弥补区域与民族视角不足；探索苗族文化与现代养老融合机制，构建“文化赋能”的民族村寨养老转型理论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

反排村养老困境是西南纯民族聚居村寨的典型缩影。本文剖析其养老转型现实问题，结合区域实践经验提出适配苗族特色的转型路径，为台江县完善民族村寨养老服务提供实操参考，也为西南同类型村寨解决养老难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民族地区民生保障与乡村振兴。

2. 反排村人口流动特征与传统养老模式的核心内涵

2.1. 反排村人口流动的核心特征

反排村以传统农业为主，青壮年外流严重。全村 447 户 1761 人，苗族占 100%。人口流动呈现外流单向化、主体青壮年化等特征。台江县农村劳动力 6.75 万人，劳务就业 5.94 万人(占 88%)，其中省外就业 3.48 万人(占 58.6%)。跨省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返乡频率低¹。台江县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5.79%，65 岁及以上占 12.19%，老龄化趋势明显²。反排村常住人口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空巢家庭”成为主流，传统养老基础被打破。

2.2. 反排村传统养老模式的核心内涵

反排村传统养老模式与苗族文化、社群结构深度绑定，以苗族孝文化为精神内核、家庭养老为核心载体、宗族互助为重要补充，形成“物质赡养 + 精神慰藉 + 社群支撑”的完整体系，契合传统封闭村寨社会逻辑。

孝文化：苗族孝亲敬长传统历经千年传承，是村民集体道德共识，融入民俗与日常生活，通过宗族教化、民俗传说强化子女赡养责任，形成道德约束，为家庭养老提供精神支撑。

家庭养老：以父系家庭为核心，儿子承担主要赡养责任，涵盖经济、照料、情感保障；老年人通过财产继承、养老田分配保障生活，家庭是养老核心场所。

宗族互助：苗族宗族凝聚力强，“守望相助”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可在家庭赡养不足时提供临时照料、物资帮扶，宗族领袖协调矛盾，构建非正式养老保障网络。

文化融入：传统养老与苗族文化深度融合，老年人通过参与木鼓舞、祭祀等文化活动获得归属感，苗族饮食、起居习俗贴合老人需求，彰显民族特色与人文温度。

3. 人口流动背景下反排村养老转型的现实困境

3.1. 传统养老体系瓦解：家庭与宗族双重失能

人口流动使传统“家庭 + 宗族”养老体系失去生存基础，成为养老转型的核心困境。

家庭养老主体缺位：青壮年外流致子女无法履行日常照料、情感陪伴责任，返乡稀少使老年人缺乏紧急救援保障；务工收入不稳定致经济供养无保障，部分老人还需照料孙辈，精力与经济双重承压；空间距离削弱孝文化约束力，动摇家庭养老伦理基础。

宗族互助功能弱化：人口外流使宗族成员分散，可参与互助的劳动力大幅减少，成员联系淡化、民俗活动参与度下降，宗族凝聚力削弱；宗族的临时照料、矛盾调解等功能难以发挥，非正式养老保障网络解体，部分老人陷入“家庭无人管、宗族无人帮”的困境。

3.2. 养老服务供给失衡：标准化与民族性的脱节

近年来黔东南州大力推进养老服务建设，但反排村地处偏远、资源有限，标准化服务与苗族老人的实际需求脱节。一是可及性脱节。山区村寨居住分散，以行政村为单位的 service 点难以有效覆盖散居老人。二是文化适配脱节。标准化服务多为通用设计，未兼顾苗语沟通习惯、传统饮食及民俗活动，导致服务“水土不服”[1]。三是健康观念脱节。苗族老人惯于苗医、草药等传统方式，而标准化医养服务照搬城市模式，与基层医疗实际衔接不畅[2]。

¹https://gztaijiang.gov.cn/zfbm/rlzyhshbj_5678058/gzdt_5678262/202401/t20240117_83550047.html

²https://gztaijiang.gov.cn/xwzx/tzgg/202107/t20210709_82732243.html

3.3. 养老保障体系薄弱：基础支撑能力不足

反排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受经济发展水平、村寨实际情况等因素影响，仍存在保障水平低、覆盖不全、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难以支撑养老转型。

养老保障制度上，村寨老人虽基本参与城乡居民医保，但养老保险水平偏低，难以覆盖日常需求。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无固定收入，仅靠基础养老金和子女不定期资助生活，经济供养不稳定；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补贴等专项制度未全面落地，失能老人护理负担较重，保障精准度不足。

养老基础设施方面，反排村缺乏标准化老年活动中心、助餐点等设施，老人日常活动、就餐、康养需求难以满足。村寨基础设施滞后，部分老人住房有安全隐患，适老化改造未全面推进；智慧养老设施覆盖率低，紧急呼叫、健康监测等设备未普及，难以适配现代化养老需求。

3.4. 养老参与主体单一：本土内生动力未激活

反排村养老服务以政府主导为主，村集体、宗族及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本土内生动力未激活，养老供给缺乏可持续性，这是制约养老转型的重要因素。

政府承担养老服务主要责任，负责政策制定、资金投入与服务推进，但受行政资源限制，难以实现养老服务精细化、全覆盖。村集体未充分发挥统筹组织作用，未盘活村内集体资源用于养老设施建设；苗族宗族领袖、乡贤等本土资源未被调动，宗族互助传统优势未挖掘，难以形成常态化养老互助机制^[3]。此外，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资本投入有限，村寨产业发展滞后，未形成“产业 + 养老”的融合发展模式。志愿者队伍以外部人员为主，本土队伍建设滞后且缺乏激励，难以形成稳定服务力量。参与主体单一导致养老服务供给缺乏内生动力，难以适配民族村寨多元化、个性化养老需求。

4. 反排村养老转型的本土化优势

人口流动背景下反排村养老转型虽面临诸多困境，但作为纯苗族聚居村寨，其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独特的社群结构及区域政策的外部支撑，为养老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与有利条件，成为推动养老转型的核心优势。

4.1. 深厚的苗族孝文化：养老转型的精神支撑

反排村苗族孝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形成了礼规伦理、集体制度与信仰仪式相融合的多层次结构。在礼规层面，晚辈忌直呼长辈姓名，路遇长者须主动让路，宴会时长者先入正席；家庭财产分居时须为父母留出“养老田”作为赡养保障，子女对父母须尽心孝敬。在集体制度层面，家族内部“守望相助，贫困相扶持”，若某家有重大困难则举族相助；苗族还将敬老写入村规民约，“不许不孝老人”是明确条款。在信仰仪式层面，反排木鼓舞最初源于祭祖活动，将孝亲敬长与敬畏祖先融为一体^[4]。

这种深厚的孝文化底蕴为养老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撑：一方面，其伦理约束力有助于强化外出子女的赡养责任，夯实家庭养老的伦理根基；另一方面，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可转化为本土互助养老的文化认同与群众基础，确保养老服务在代际传承中既有温度又有保障。

4.2. 强凝聚力的宗族社群：养老转型的组织基础

反排村苗族社群以父系血缘宗族为基础，形成鼓社、议榔、寨老、理老四位一体的组织架构^[5]。鼓社通过共同祖先崇拜凝聚宗族成员，具有强烈内聚力^[6]；议榔制定规约，人人遵守，形成稳定自治秩序；寨老、理老德高望重，负责调处纠纷、维护村规。这种“血缘 + 地缘 + 制度”的结构具有三大优势：组织动员能力强^[7]，核心人物公信力高，规约具有刚性约束力。

在人口流动背景下，该结构为养老转型提供了组织基础：可依托鼓社构建养老互助小组，由寨老牵头组织留守亲属照料老人；也可借助议榔将敬老纳入村规，保障养老服务长效运行[7]。

4.3. 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养老转型的特色赋能

反排村拥有丰富的苗族文化资源，木鼓舞、苗族祭祀、孝文化传说、苗族饮食等文化标识鲜明独特，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为该村养老转型提供了特色赋能。将民族文化深度融入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打造兼具苗族特色与养老需求的服务内容，例如将木鼓舞、芦笙舞等民族文体活动融入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将苗族打油茶、酸汤鱼等特色饮食纳入老年助餐服务，既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与生活需求，又推动苗族文化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民族文化还可作为村寨养老服务的特色品牌，有效吸引外部资源与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推动“文化 + 养老”融合发展，提升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

4.4. 区域政策与实践的外部支撑

近年来，黔东南州与台江县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还积极开展居家社区养老、互助养老、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等实践探索，为反排村的养老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与宝贵的区域经验。其中，黔东南州探索推行的“民族语 + 普通话”双轨服务、“智慧平台 + 互助养老”融合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反排村养老服务中存在的语言隔阂、服务效率等问题；台江县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居家上门服务等工作，可为反排村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模板与技术支持。同时，黔东南州在民族地区养老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政策倾斜，为反排村养老转型提供了资金与人才保障，降低了养老转型的成本与难度。

5. 人口流动背景下反排村养老转型的路径探索

基于反排村养老转型的现实困境与本土化优势，结合黔东南州民族地区养老服务实践经验，本文提出以苗族文化为核心纽带，构建“文化赋能 + 多元协同”的民族村寨养老体系的转型路径，实现家庭养老、宗族互助、政府兜底、社会参与的有机融合，推动反排村养老转型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

5.1. 模式重构：构建“家庭尽责 + 宗族互助 + 政府兜底 + 村集体主导”的多元养老模式

反排村需打破传统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重构适配人口流动现状与苗族社群特征的多元养老模式，明确各主体责任，凝聚养老合力。

一是强化家庭养老基础责任，推动“异地赡养”与“本地照料”结合。以苗族孝文化为纽带，通过宗族教化、村规民约等方式强化外出子女的赡养责任；依托台江县智慧养老平台，为外出子女实时反馈老人状况，实现“异地赡养”数字化赋能，切实筑牢家庭养老的伦理根基。

二是激活宗族互助优势，重构非正式养老保障网络。由宗族领袖牵头组建留守人员互助小组，明确服务与激励机制，为重点老人提供基础照料与紧急救援，发挥宗族补充作用。

三是明确政府兜底责任，推动养老资源下沉。将反排村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与基础服务设施；统筹多部门资源，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切实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

四是发挥村集体的主导统筹作用，高效整合村内闲置资源，将其改造为村级养老服务点，配套完善基础服务功能，打造“步行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同时建立村集体管理机制，协调各方、推动政策落地。

5.2. 服务提质：打造“民族化 + 专业化 + 精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立足反排村苗族老年群体需求，推动养老服务从“标准化供给”向“民族化、专业化、精准化”转型，提升服务适配性与质量，彰显“民族味”与“乡土味”。

一是推进民族化适配，融入苗族文化。选聘懂苗语、熟习俗的本地村民担任服务人员，实现双语服务破解沟通壁垒；结合苗族饮食特色优化助餐服务，依托村级阵地开展木鼓舞、芦笙演奏等特色文体活动，实现养老与文化遗产协同。

二是提升专业化水平，深化医养融合。完善村级卫生设施，推动村、县医疗资源对接，定期开展义诊、慢病管理等服务；增设康养区域，构建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强服务人员专业培训，保障服务规范开展。

三是推动精准化供给，满足差异化需求。全面排查村内老年群体需求与能力，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分类定制服务套餐；聚焦高龄、独居、失能重点群体，强化上门照料、紧急救援等精准服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服务实效性。

5.3. 基础夯实：健全养老保障体系与宜居环境建设

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与宜居环境是养老转型的基础，需健全保障制度、推进村寨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及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养老安全性。

一是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升保障水平。实现老年人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接台江县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将村寨失能、半失能老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减轻护理费用负担；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提升保障精准度。

二是推进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加大对反排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打造标准化村级养老服务阵地，配套相关设施；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广智能监测、紧急呼叫等设备，实现服务智能化。

三是开展村寨宜居环境与适老化改造，提升居家养老质量。结合乡村振兴与村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完善村内基础配套，对老年住房进行个性化改造，整治村寨环境，打造宜居养老场景，保障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

5.4. 主体激活：构建“政府引导 + 本土参与 + 社会协同”的养老参与机制

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模式，激活本土内生动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元协同养老参与机制，提升服务可持续性。

一是激活本土内生动力，挖掘村寨养老资源。推行“积分超市”“时间银行”激励机制，鼓励村内低龄老人、留守妇女等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发挥宗族领袖、乡贤、退休村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乡贤捐助养老服务资金，村集体经济收益反哺村级养老服务点的运营与维护；挖掘苗族传统的养老互助文化，将敬老助老纳入村规民约，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村寨氛围。

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产业 + 养老”融合发展。依托反排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旅产业，推动旅游收益反哺养老；鼓励社会组织、专业机构进村赋能，吸引企业参与养老设施建设运营，探索“政府 + 企业 + 村集体”的养老服务运营模式。

三是强化政府引导与统筹，搭建多元协同平台。政府发挥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与统筹协调的作用，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村寨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搭建多元主体协同平台；建立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问题，推动资源共享、形成协同合力。

5.5. 文化赋能：推动苗族文化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

将苗族文化融入养老转型全过程，以文化赋能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提质与文化活态传承协同发展，这是反排村养老转型的核心特色与关键路径。

一是以苗族孝文化为核心，构建精神养老体系。将其融入村寨教化与学校教育，通过孝亲故事宣讲、宗族祭祀、民俗活动等形式，强化村民的孝亲敬老意识；开展孝亲主题活动，营造浓厚的孝文化氛围；搭建老年人情感交流平台，满足其精神需求。

二是将民族文体活动融入养老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依托村级阵地定期组织木鼓舞、芦笙舞等活动；搭建跨村文化交流平台，提升老年人的社群参与度；结合非遗传承开展相关课程，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增进交流。

三是将民族习俗融入养老服务细节，提升服务的人文温度。节庆、生日期间按习俗开展慰问祝福，让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结合苗族传统的“火塘议事”形式，打造养老服务交流阵地，化解矛盾、传承家风，以文化筑牢养老转型精神支撑。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文以反排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流动背景下民族村寨养老转型的困境、优势与路径，核心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流动是反排村养老转型的核心动因，青壮年外流导致传统“家庭 + 宗族”养老体系失能，叠加服务适配不足、保障薄弱、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倒逼养老体系转型。

第二，反排村的苗族孝文化、强凝聚力宗族、独特民族文化及区域政策支撑，构成其养老转型的核心优势，为转型提供了精神、组织、特色赋能及外部保障。

第三，民族村寨养老转型需立足本土特色，反排村核心路径是构建“文化赋能 + 多元协同”养老体系，实现多元养老模式、优质服务供给、健全保障、协同参与与文化融合的协同推进[8]。

6.2. 展望

反排村养老转型是西南纯民族聚居村寨的典型缩影，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通过跟踪转型实践效果、开展多案例对比、探索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本土化融合路径深化研究。同时民族村寨养老转型是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也需要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本土优势、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多元协同。唯有立足民族特色、因地制宜，才能实现民族村寨养老服务现代化转型，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晚年。

参考文献

- [1] 高鑫群, 张开宁. 民族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需现状及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 卫生软科学, 2020, 34(6): 33-36.
- [2] 张钊. 边疆民族地区智慧养老模式的多维协同路径研究[J]. 传媒论坛, 2026(6): 12-15.
- [3] 陈赞章.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府推进模式研究[J]. 理论探讨, 2019(3): 119-124.
- [4] 陈正府, 冉思琴. 从神圣之舞到生计之舞: 反排木鼓舞的文化再造与景观重塑[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5(1): 78-85.
- [5] 杨正文. 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 21(5): 13-26.
- [6] 李庭华. 论苗族“鼓社”的宗法性[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5(3): 41-44.
- [7] 贾仲益, 赵建利. 一个苗族村落的老龄人群社会保障传统支持网络及其变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0, 37(4):

56-62.

- [8] 罗铮, 叶清钰, 王璠, 等.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究——以“某县”互助养老的创新思考为例[J]. 财经界, 2020(9): 243-245.